讀通鑑論

讀通鑑論卷十六

衡陽王夫之譔

齊高帝（凡篡位者未即位皆稱名已即位則稱帝史例也蕭齊無功竊位不足列於帝王之統系而以帝稱者以北有拓拔氏之稱魏故注齊以存□□）

天下之治統於天子者也以天子下統乎天下則天下亂故封建之天下分其統於國郡縣之天下分其統於州（後世曰道曰路曰行省曰布政使司皆州之異名也）州牧刺史統其州者也州牧刺史統一州而一州亂故分其統於郡（隋唐曰州今曰府）郡守統其郡者也郡守統一郡而一郡亂故分其統於縣上統之則亂分統之則治者非但智之不及察才之不及理也民至卑

矣其識知事力情僞至不齊矣居尊者下與治之竅而無威則民益亢而偸以威臨之則民惟懼而靡所騁故天子之令行於郡而郡亂州牧刺史之令行於縣郡守之令行於民而民亂强者玩焉弱者震掉失守而困以死唯縣令之卑也而近於民可以達民之甘苦而悉其情僞唯郡守近於令可以察令之貪廉敏拙而督以成功唯州牧刺史近於守可以察守之張弛寬猛而節其行政故天子之令不行於郡州牧刺史之令不行於縣郡守之令不行於民此之謂一統上侵焉而下移則大亂之道也而暴君汚吏亟下求以追應其所欲於是牧刺不能治守守不能治令

令抑不能治民其尤亂者天子之命下與編氓相督責守
令益曠蠹民益逞懦民益困則國必亡故統者以緒相因
而理之謂也非越數界而遙繫之也江左之有天下名爲
天子而其時之人已曰適如平世之揚州刺史而已雖然
荆揚徐梁四州之土廣矣而又益之以交廣寧三州之地
視商周之天下版圖不臨也而天子急奔其欲日遣臺使
下郡縣以徵求於民則天子一縣令臺使一胥隸也乃既
名爲天子之使而有淫威則民之死於督迫者積矣實爲
天子之令而威已媟則民之無憚於上以亢守令者又多
矣齊高亢令羣臣言事而竟陵王首以爲言知治道矣將

亡之國必頻遣使以徵求於天下遣御史矣遣給諫矣且遣卿貳矣民愈怨事愈廢守令愈偷未有不亡者也畫尊卑而限之乃以聯四海而一之故春秋書武氏子家父毛伯之來求以著天王之不君而自絕其紐也

義不可襲者也君子驗之於心小人驗之於天心所弗信君子弗爲天所弗順小人無成徒曰義而遂執言以加人則義在外也故闢外義之邪說而亂以不生齊無寸功於天下乘昏虐而竊其國弑其君盡滅其族神人之所不容義之必討者也劉昶以宋室懿親攝拓拔氏之眾三十萬以嚮壽陽流涕縱橫徧拜將士求洩其大讎於義無不克

者也而困於垣崇祖之孤軍狼狽而退再舉以衛甬城周
盤龍父子兩騎馳騁萬衆之中肭編旋師然則智力伸而
義詘將天之垂護蕭齊以佑亂賊挫忠孝哉蠢景者非可
以義服人者也其奔也不仁其仕於拓拔氏也不正而其
假於報讎以南侵也又豫爲稱藩於魏之約以茂中夏之
餘緒則其挾彊夷以逞也乘國之亡而遂其私也嗚呼景
誠拊心而自問果閔宗國之亡祖考之不血食合族之殲
死邪否也景方流洟之時不能自喻而天下又惡從而喻
之然而天鑒之矣故憤盈以出而疲勎以歸天奪之也若
夫景之耽榮寵於窮夐則千載以下可按迹以知心者也

義不義決於心而卽徵於外驗之天而孫信豈可揜哉魏晉以降臣節隳士行喪擁新君以戕舊君且比肩而夕北面居之不疑而天下亦相與安之也久矣獨至於褚淵而人皆賤之弟炤祝其早死劉祥斥其厚顏而沈文季責其不忠且其子賁以封爵爲大辱而屏居不仕華歆王祥殷仲文王宏傅亮之流均爲黨逆淵獨不齒何也此天理之權衡發見於人心者銖兩之差不昧也黨簒逆而叨佐命之賞者多矣有志同謀合而悅以服焉者有私恩固結而不解者有不用於時而奮起以取高位者其下則全軀保祿位被脅而詭隨者凡此以君子之道責之則無可容以

小人之情度之則猶相諒而淵皆不然淵者聯姻朱室明帝任之爲冢宰者也其時齊高一巴陵王休若之偏裨耳淵不藉之以貴抑未嘗與協謀而相得恩所不加志所不合勢不相須權不相下乃其決於纂逆而終始成乎篡弒者無他己則不孝脫衰于進而忌袁粲之終喪欲奪粲以附之死朱不亡齊不篡則粲不死遂以君授人而使加以刃遂傾其祚皆快意爲之而不恤於是永爲禽獸不足比數於人倫故閨門之內弟願其死子畏其污子弟不願以爲父兄而後雖流風積靡之世亦不足以容不然何獨於淵而苛責之邪褚賁之辭父爵疑非人子之道矣而屏居

其下終身不仕則允自靖而不傷父子相收之恩無他志利祿而後可曲全於人倫之變也以名位時勢而繫其心者於君親何有哉張居正以沖主爲辭棍隱自以滅賊自詭幸而先墳溝壑不及見國之亡爾不然權爲禰淵必也絕其本根見棄於天人之賊之也夙矣不禍惡已著見而後不容於天下也

武帝

范縝作神滅論以闢浮屠竟陵王子良餌之以中書郎使廢其論縝不屑賣論以取官可謂偉矣雖然其立言之不審求以規正子良而折浮屠之邪妄難矣子良翩溺之執

袴耳俯而自視非其祖父乘時而竊天位則參佐之才而已而爵王侯位三公嚮喜而不知所從來雖欲不疑爲夙世之福田而不可得而縝惡能以寥闊之論破之夫縝樹花齊發之論卑陋已甚而不自知其卑陋也子良乘梟逆之餘潤而位王侯見爲茵褥而賞糞溷縝修文行而爲士流茵褥之資也而自以爲糞溷以富貴貧賤而判清濁則已與子良寵辱而失據者同其惑矣而惡足以破之夫以福報誘崇奉學佛之徒黠者且輕之矣謂形滅而神不滅學佛之徒蠢者亦謂爲常見而非之矣無見於道而但執其緒論以折之此以無制之孤軍撩蠭屯之寇盜未有

不朽者也子長奚以知神之不滅哉謂之不滅遂有說焉以成乎其不滅續又奚以知神之必滅哉謂之滅遂有說焉以成乎其滅非有得於性命之原而體人道之極知則果知行則果行揭日月而無隱者詎足以及此浮游之論一彼一此與於不仁之甚而君子之道乃以充塞於天下後之儒者之於浮屠也或誠之或闢之兩皆無據而闢之者化爲惑也不鮮韓愈氏不能保其正豈續之所克任哉夫其辨焉而不勝爭焉而反屈者固有其本矣范縝以貧賤爲糞溷韓愈以送窮爲悲歎小人喻利之心不足以喻義而惡能立義浮屠之慧何且目笑而賤之允矣無制之

孤寡必爲寇盜窩也

官無常祿贓則坐死曰殺人而貪彌甚有常祿矣贓乃坐死可無辭於枉矣乃抑曰殺人而貪尤彌甚老氏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威之誠哉是言也拓拔氏之求班祿也枉法十疋義贓二十疋坐死其既班祿也義贓一疋枉法無多少皆死徒爲殘虐之令而已夫吏豈能無義贓一疋者乎非於陵仲子之徒大賢以下未有免焉者也人皆遊於羿之彀中則將詭遁於法而上下相蒙以幸免其不免者則無交於權貴者也有忤於上官者也纖姦胥之過拂猾民之欲者也狎姦胥縱猾民媚上官事權貴則枉法千匹

而免矣反是不患其無[illegible]贓一疋之可搜摘者也於是乎且殺人而貪彌甚不知爲道而刻覈以任法其弊必若此而不爽故拓拔令羣臣自審不勝貪心者辭位而慕容契曰小人之心無常帝王之法有常以無常之心奉有常之法非所克堪乞從退黜然以言乎常法之設徒使人人自危而人人可以冤脫其惡深矣宏不悟爲死者積而貪不懲豈但下之流風不可止哉以殺之者導之也

拓拔氏之禁讖緯凡再矣至太和九年詔焚之留者以大辟論盇邪說乘一時之淫氣氾濫既極必且消亡此其時也於是竝委巷卜筮非經典所載而禁之卓哉爲此議者

其以迪民於正而使審於吉凶也禮於卜筮者問之曰義與志與義則可問志則否又曰假於時日卜筮以疑衆殺按卜筮者君子之事非小人之事委巷之所不得與也君子之於卜筮兩疑於義而未決於所信問焉而以履信事逆於志己逆於物未能順也問焉而以思順得信而履思效於順則自天佑之吉无不利若此者豈委巷小人所知亦豈委巷小人所務知者哉其當嚴刑以禁之也非但姦宄之妄與以消其萌也卽生人之日用亦不可以此亂之也死生人道之大者也仰而父母俯而妻子病而不忍其死則調持之已耳乃從而卜筮之其凶也將遂置之而廢

藥食邪其吉也將迷慰焉而疏侍省邪委巷之人以此而妨孝慈以致之死追悔弗及矣婚姻人道之大者也族類必辨年齒必當才質必堪審酌之巳耳乃從而卜筮之其吉也雖匪類而與合邪其凶也雖佳偶而與離邪委巷之人其以此亂配偶而或致獄訟追悔弗及矣抑如寇至而避之不容巳者也避之必以其時而不可待避之必於其地而不可迷深慮而謀之有識者雖不免焉鮮矣[illegible]逆而卜筮之其吉也時地兩失必擲於陷阱邪其凶也時[illegible]而得必背其坦途邪委巷之人以此而蹈凶危追悔弗及矣緣此言之委巷之有卜筮豈但納天下於邪乎抑且陷民

於凶危咎悔之塗而愚民無識方且走之如騖王者安全天下而迪之以貞故王制以爲非殺莫能禁也且委巷卜筮之術背於經典者於古不知何若而以今例之則先天序位也世應游魂也納卦氣於陳搏也師納甲於魏伯陽也挈八神生剋神煞於星家之瑣說與巫覡之妖術也自焦京以來其誣久矣沿流不止爲君子儒者不能自拔流俗之中以守先王之道亦且信其妄而隮之羲文周孔之門雖其微言叛其大義徒以惑民而導之於險阻嗚呼拓拔氏夷也而知禁之爲君子儒者文之以淫辭而傳之爲天人之至教不謂之異端也奚可哉程子鄙康節之術而

不屑學康飾之術委巷之師也
拓拔氏太和九年從李冲之請五家立鄰長五鄰立里長五里立黨長此里長之名所自昉也冲蓋師周禮之遺制而設焉乃以周制考王畿為方千里為田九萬萬畝以古畝百步今畝二百四十步約之為田三萬七千萬有奇以今起科之中制準之為糧大約二百三十萬石視今吳縣長洲二邑之賦而不足則其為地也狹為民也寡矣周之侯國千八百視今州縣之數而尤儉也以甚狹之地任甚寡之民區別而屑分之也易凡諸侯制賦治民之法固有不用周制者如齊之軌里楚之牧隰不能强天下以同也

以治眾大之法治寡小則疏而不理以治寡小之法治眾大則瀆而不行故周禮之制行之一邑而效行之天下而未必效者多矣三長之立李沖非求以靖民以覈民之隱冒爾拓拔氏之初制三五十家而制一宗主始爲一戶略矣於是而多隱冒沖立繁密之法使民無所藏隱是數畧以盡魚之術商鞅之所以彊秦而塗炭其民者也且夫一切之法不可齊天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吾說也地有肥瘠民有淳頑而爲之長者亦異矣民疲而瘠則五家之累淌於一家民悍而頑則是五家而置一豺虎以臨之也且所責於三長者獨以課覈賦役與抑以兼司其訟獄禁制

也兼司禁制則弱肉彊食相追而無窮獨任賦役則李代桃僵交傾而不給黠者因公私斂拙者奔走不遑民之困於斯極矣非商鞅其孰忍爲此哉夫民無長則不可也隱冒無稽而非逃竄詰也乃法不可不簡而任之也不可不輕此王道之所以易易也然則三五十家而立宗主未嘗不爲已密而五家聯比以立長其禍豈有涯乎民不可無長而置長也有道斟古今之變參事會之宜簡其數而網不密遞相代而互相制則疲羸者不困而彊豪者不橫若李沖之法免其賦役三載無過則升爲黨長復其三夫而知姦民之恣肆無已矣要而論之天下之大田賦之多人

民之眾固不可以一切之法拾之也有王者起酌腹裏邊方山澤肥瘠民人眾寡風俗澶頑因其故俗之便使民自陳之邑之賢士大夫酌之長有司裁之公卿決之天子制之可以行之數百年而不敝而不可合南北齊山澤均剛柔一利鈍一槩強天下以同而自謂均平益一切之法者大利於此則大害於彼者也如之何其可行也

齊以民用穀帛至賤而官出錢糴買之亦權宜之法可以救偏者也民之所爲務本業以生積勤苦以獲爲生理之必需佐天子以守邦者莫大乎穀帛農夫終歲以耕紅女終宵而紡徧四海歷萬年唯此之是營也然而婚葬之用

醫藥之需鹽茗之資親故鄉鄰之相爲醻酢多有非穀帛之可孤行必需金錢以濟者乃握粟抱布罄經年之精髓適市而姦商雜技揮斥之如土芥故菽粟如水火而天下之不仁益甚孟子之言目擊齊梁之餓莩充塗仇殺相仍者言也非通論也乃當其貴不能使賤上禁之弗貴而積粟者閉糴則愈騰其貴當其賤不能使貴上禁之勿賤而懷金者不糶則愈益其賤故上之禁之不如其勿禁也無已賤則官糴買之而貴官糶賣之此常平之法也而猶未盡也官糴官買何必凶年而糶賣乎以餉兵而供國用爾民本色之徵而折金錢以抵穀帛之賦則富室自開廩發

罰以斂金錢而價自平矣故曰權宜之法可以救偏者也乃若王者之節宜也有道則亦何至穀帛之視土芥哉金錢不斂於上而散布民間技巧不淫於市而游民急須衣食年雖豐桑蠶雖盛金錢賤而自爲流通亦何待官之糴買而後使農夫紅女之不困邪故粟生金死而後民興於仁義粟如水火何如金錢之如瓦礫哉

拓拔宏詔羣臣言事李彪所言幾於治道君子所必取焉其善之尤者曰父兄繫獄子弟無慘容子弟被刑父兄無媿色寛安自若衣冠不變骨肉之恩豈當如此父兄有罪宜令子弟肉袒詣闕請罪子弟有坐宜令父兄露板引咎

乞解所司以扶人倫於已墜動天性於已亡不已至乎夫父兄之引咎子弟之請罪文也若其孝慈惻怛之存亡未可知也役於其文亦惡足貴乎而非然也天下譎於文則反之於質以去其僞天下喪其質則導之於文以動其心故質以節文爲欲爲君子者言也文以存質所以閑質之亡而使質可立也天下之無道也質固澆矣而猶有存焉者動止色笑之閒對人而生其媿怍不知道者曰忠孝慈友之淺深厚薄稱其質而出之而何以文爲則坦然行於忻戚之便安而後其質永喪而無餘今且使父兄被罪者肉袒於闕子弟坐刑者退省於官則雖不肖者亦顧其父

兒子弟之免而已可以創安此情一動而天性之孝慈相引而出小人之惡斂而君子之志舒此非救衰滿挽殘忍之上術與近世有南昌熊文舉者爲吏部郎其父受賕於家貽書文舉爲人求官遜者得之其父逮問遣戍而文舉以不與知句免涖事如故漸以遷官未三年而天下遂淪悲哉三綱絕人道蔑豈徒一家之有餘殃哉

正統之論始於五德五德者鄒衍之邪說以惑天下而誣古帝王以徵之秦漢因而襲之大抵皆方士之言非君子之所齒也漢以下其說雖未之能絕而爭辨五德者鮮唯正統則聚訟而不息拓拔[宏]欲自躋於帝王之列而高閭

欲承苻秦之火德李彪欲承晉之水德勿論劉石慕容苻氏不可以德言司馬氏狐媚以篡而何德之稱焉夏尙元殷尙白周尙赤見於禮文者較然如衍之說元爲水白爲金赤爲火於相生相勝尙有常法哉天下之勢一離一合一治一亂而已離而合之合者不繼離也亂而治之治者不繼亂也明於治亂合離之各有時則奚有於五德之相禪而取必於一統之相承哉夫上世不可考矣三代而下吾知秦隋之亂漢唐之治而已吾知六代五季之離唐宋之合而已治亂合離者天也合而治之者人也舍人而窺天舍君天下之道而論一姓之興亡於是而有正閏之辨

但以混一者爲主故宋濂作史以元爲正而亂□□皆可託也夫漢亡於獻帝唐亡於哀帝明矣延秀出之孤緒以蜀漢繫漢黜魏吳而使晉承之猶之可也然晉之簒立又奚愈於魏吳而可繼漢邪蕭詧召夷以滅宗國竊據彈丸而欲存之爲梁統蕭衍之逆且無以愈於陳霸先而況於詧李存勗朱邪之部落李昪不知誰氏之子必欲伸其冒姓之安於諸國之上以嗣唐統而授之宋則劉淵可以繼漢韓山童可以繼宋乎（近世有李槃者云然）一合而一離一治而一亂於此可以知天道焉於此可以知人恰焉過此而曰五德曰正統嚚訟於廷舞文以相炫亦奚用此嘵嘵者爲

篡逆之臣不足誅君子所惡者進逆臣而授以篡弒之資者也夫唯曹操劉裕自以其能迫奪其君操不待荀彧之子以柄而劉穆之傅亮因裕以取富貴非裕所藉以興也司馬懿之逆劉放孫資進而授之也放資之罪無所逭矣然放資固天下之險人也亦無足誅也蕭道成之逆誰授之劉秉也蕭鸞之逆誰授之蕭子良也夫秉之忠子良之賢其於放資蕭衍迥別矣而優柔恇怯修禮讓之虛文以成實禍於是而後為君子之所甚惡以二子者可以當君子之惡者也金日磾之讓霍光也曰臣胡人且使匈奴輕漢自揣審知光深而為國亦至矣然終日磾之世霍光不

敢受封上賞榮不敢肆志則日殫固毅然以社稷爲己任而特避其名耳秉以宋之宗室子良以齊之懿親受託孤之重分位可以制百官品望可以服天下忠忱可以告君父而迂回退巽知敵賊之叵測而賓賓然修禮讓之文宗社之任在躬憚志而不恤豈徒其果斷之不足哉蓋亦忠誠之未篤也是以君子惡之也易曰謙德之柄也君子以謙爲柄而納天下之競豈失其柄以爲謙而召姦宄以得志乎秉終受刃而子良鬱鬱以亡亦自悔之弗及矣史稱子良仁厚不樂世務故以輔政推讓誠不樂世務也山之椒水之涓獨寐寤歌胡爲乎立百僚之上而不早退也

鬱林王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尙書刪自仲尼且不可盡信況後世之史哉鬱林王昭業之不足爲君固已然曰世祖積錢及金帛不可勝計未朞歲而用盡則誣矣夷考朞歲之中未嘗有傾宮璇室裂繒縈蓮之事也徒以鄰塗賭跳之戲遂蕩無窮之帑乎脣煬之侈極矣用之十三年而未竭鬱林居位幾何時而遽空其國邪當其初立王融先有廢立之謀矣蕭鸞排抑子良挾權輔政即有篡奪之心矣引蕭衍同謀而徵隨王子隆於是而其謀益亟鬱林坐臥於刀鋸之上而愚不知耳鸞已弑主自立王晏徐孝嗣文

致鬱林之惡以擠鸞滔天之罪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乎史於宋主子業及昱皆備紀其惡窮極蔑媟不可以人理求者而言之已確豈盡然哉亂臣賊子弑君而篡其國詎可曰君有小過而我固不容則極乎醜詆而猶若不足固其所矣夫宋孝武之懲於逆劭也明帝之必欲立昱而固其位也齊武之明而儉也夫豈不知子孫之不肖而思有以正之乎大臣挾人人可爲主之心不以戴賊爲恥誰與進豫教之道於先獻箴規之言於後者待其不道暴其惡以弑之已耳此三數君者亦嘗逆師保之訓殺忠諫之臣否邪此可以知在廷之心矣人道絕廉恥喪公然計數其君

之惡而加以已甚之辭曰此其立乎弑而岑乎簒者也惡足信哉

人而不仁言動皆非人之所測天下而不仁嚮背皆任其意之所安不仁者非但殘忍忮害之謂也殘忍忮害者抑必先蒙昧其心漠然於身漠然於天下而後敢動於惡而無忌雖然猶或有時焉遇大不忍之事若鬼神臨之而惻惻以不當則人亡其仁而仁未遽去其心也唯夫爲善不力爲惡不力漠然於身漠然於天下優游淌瀁而夷然自適者則果不仁也如死者之形存而哀樂不足以感矣此其爲術老聃楊朱莊周倡之而魏晉以來王衍謝鯤之徒

哉其狂瀾以蕩忠孝之心棄善惡之辨謂名義皆前識也謂是非一天籟也於我何與焉漠然於身而喪我漠然於天下而喪耦其說行而天下遂成一刀刺不傷火焚不熱之習氣君可弑國可亡民可塗炭解散披離悠然自得盡天下以不仁禍均於洪水猛獸而抑甚焉蕭鸞之弑鬱林也謝瀹與客圍棊局竟遂臥而不問虞悰聞變但曰王徐縛袴廢天子天下豈有此理耶江斆則託疾吐曣而去謝朏出為吳興守致酒數斛與其弟曰可力飲此勿豫人事此數事者當時傳之以為高而立人之朝食人之祿國亡君弑若視黃雀之啄螳螂付之目笑非至不仁者其能若

此乎故刻薄殘忍者情之不戢禍及君親而淸宵一念猶有媿悔之萌唯若瀹悰斅朏之流恬然自適生機斬而痛癢不知仁乃永不生於其心而後人理盡絕士大夫倡之天下效之以成乎不仁之天下追原禍始唯聃朱莊列守雌緣督之教是信以爲仁之賊也君子惡而等之洪水惡此而已

明帝

人才之靡也至齊梁而已極非盡靡也尸大官執大政者靡於上焉耳明帝之凶悖高武之子孫殺戮殫盡而後止而大臣談笑於酒弈之閒自若也乃晉安王子懋之死其

防閤陸超之董僧慧先與子懋謀舉兵者獨能不昧其初心僧慧則請大斂子懋而就死業已無殺之者而覩子懋幼子詠父之書一慟而卒超之或勸其逃而曰吾若逃亡非唯孤晉安之恩亦恐田橫之客笑人端坐以待囚而爲門生所殺頭隕而身不僵夫二子者非但其慷慨以捐生也審於義以遲回瀕死而不易其度使當託孤寄命之任其不謂之社稷之臣與乃皆出自寒門身爲武吏其視王謝徐江世冑華門清流文苑之選世且以爲涇渭之殊而以赧彼之轉面忘君安心助逆者果誰清而誰濁也故曰尸大官執大政者靡於上而下未盡然也永嘉之後風俗

替矣而晉初東渡有若郗鑒卞壼桓彝之流秉正而著立朝之節紀瞻祖逖陶侃溫嶠忘身以宏濟其艱危乃及謝傅薨王國寶用事以後在大位者皆有衣鉢以相傳擅大位以爲私門傳家之物君屢易社屢屋而磐石之家自若於是以苟保官位爲令圖而視改姓易服爲浮雲之聚散唯是寒門武吏無世業之可憑依得以孤致其惻隱羞惡之天良繇此言之爵祿者天子齊一人心移易風俗之大權在焉不可與下以固然而使據之以爲己重其亦明矣世業者天子之守也非下之所得怙也鬮井之子弟受一頃田於祖父而即以賦稅怨縣官亦何以異於此哉拓拔

於臣若子之門無當世之用要自德行純篤純篤云者豈不恤名義長保其富貴之家世而已乎

矜技玄之僞也儒者之恥也夫玄之僞欺人而遂以自欺久矣欲遷雒陽而以伐齊爲辭當時亦孰不知其僞者特求形之言勿敢與爭而已出其府藏金帛衣器以賜羣臣下逮於民行無故之賞以餌民而要譽得之者固不以爲德也皆欺人而適以自欺也猶未極形其僞也至於天不雨而三日不食將誰欺欺天乎人未有三日而可不食者況其在豢養之子乎高處深宮其食也孰知之其不食也孰信之大官不進品物不具宦官宮妾之側孰禁之果不

食也歟哉而告人曰不食數日猶無所感將誰欺欺天乎宏之習於僞也如此固將曰聖王之所以聖吾知之矣五帝可六三王可四也自馮后死宏始親政以後五年之閒作明堂正祀典定祧廟祀圜丘迎春東郊定次五德朝日養老修舜禹周孔之祀耕藉田行三載考績之典禁胡服胡語親祠闕里求遺書立國子大學四門小學定族姓宴國老庶老聽羣臣終三年之喪小儒爭豔稱之以爲榮凡此者典謨之所不道孔孟之所不言立學終喪之外皆漢儒依託附會逐末舍本雜讖緯巫覡之言塗飾耳目是爲拓拔宏所行之王道而已尉元爲三老游明根爲五更豈

不辱名教而羞當世之士哉故曰儒者之恥也德立而後道隨之道立而後政隨之誠者德之本欺者誠之反也漢儒附經典以刻畫爲文章皆不誠之政也而曰帝之所以帝王之所以王在是而已乃畢行之以欺天下後世者唯宏爾後之論者猶豔稱之以爲斯道之榮若漢唐宋之賢主俱所無逮者不恤一日之勞不吝金錢之費而已爲後世所欣慕則儒者將以其道博寵光而侈門庭乎故曰儒者之恥也雖然抑豈足爲君子儒之恥哉君子儒之以道佐人主也本之以德立之以誠視宏之所爲沐猴之冠優俳之戲而已矣備紀宏之僞政於史策所以示無本而效

漢儒附託之文具則亦索虜欺人之術也可以鑒矣
王敬則之子幼隆以謝朓其姊壻也告以反謀而朓發之
敬則敗死朓遷吏部則夫婦之恩絕其後始安王遙光要
與同反復以告左興盛爲遙光所殺則保身之計亦迷故
論者以咎朓之傾險雖然使朓從幼隆而秘其謀從遙光
而受衛尉卿之命以爲內應於義旣已不可而事敗駢誅
又何足以爲全身之智乎嗚呼士之處亂世遇亂人也難
矣若朓者非有位望之隆足爲重輕幹略之長可謀成敗
者也徒以詞翰之美見推流輩而已而不軌以徼幸者必
引與偕而不相釋夫朓亦豈幸有此哉無端吿以相加而

進有叛主之逆退有負親戚賣友朋之嫌據[illegible]出卜曰何能殺朓之詩曰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誠[illegible]其可悲乎夫朓直未聞君子之教立身於寡過之地而已非懷情叵測陷人以自陷之僉人也而卒以不令而死夫君子之處此則有道矣可弗仕勿仕也仕可退無待而退也無可退焉靜而若愚餔而若蕩既已爲文人矣山川雲物之外言不及於當世交不狎於亂人則莊周所謂才不才之閒者近之而益之以修潔持之以端嚴亂人曰此沈酣詞藝而不濡不知道者未足與謀也則雖懷隱而欲相告至其前而默然已退衆不得而加辱不得而至福不得而及禍不

得而延庶其免夫朓之不能及此也名敗而身隨之宜矣雖然又豈若范曄王融祖珽與魏收之狂悖猥鄙乎諺曰文人無行未可槩以加朓也

東昏侯

揚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篡焉雄未能踐其言也若其言則固可深長思也冥冥者時也飛者道也鴻以飛為道不待其始飛也而所以處冥者得矣弋者之不篡非有篡之之心限於冥而罷其機牙也苟有可篡則於冥而篡之也滋甚唯使弋者忘其篡之情而後鴻以安於雲逵其以銜弋者之情已久矣王敬則反欲劫何允為尚書令敬則長

史王弄璋曰何令高蹈必不從不從便應殺之舉大事先殺名賢必不濟敬則乃止夫允何以得此於弄璋乎至何點而尤危矣崔慧景反過點召之點弗能脫唯日與談佛義不及軍事慧景敗東昏侯欲殺點蕭暢曰點若不誘賊共講未易可量東昏乃止點又何以得此於暢邪點與允之時冥矣上有亂君下有亂臣而二子者罔知也守其機之恆而已二子者學於浮屠氏者也而守其恆而自安於道且若此矣況君子之忠信爲甲冑禮義爲干櫓者乎飛絕於地而非有擇地故二子迫處於兇逆之側而不必浮海濱而居荒嶠飛無求於人而人自仰之故暢弄璋不必

與相知而曲爲之謨亂君亂臣弋之不可而弋之之志自消二子豈以飛爲避弋之術哉自翔於雲路而弋固莫能篡也故飛者非怙之以不可篡也冥者非可乘以飛之機也天下無道吾有其道道其所道而與天下無與然而道之不可廢也不息於冥亦不待冥而始決也持己自正修其業而人心自順生死禍福俟之天聽之世已何知焉是故揚雄氏之言可深長思也而非固爲暗晦以圖全之陋術也愈於莊生曳塗之說遠矣

齊之道非曹馬劉氏之比也東晉之偏非蒼梧鬱林之比也故蕭衍雖篡而罪輕於道成乃自宋以來天下之滅裂

甚矣一帝殂一嗣于立則必有權臣不旋踵而思廢之伺其失德則暴揚之以爲奪之之名當篡之席未煖今將之柄已成謝悔一啓戎心而接跡以興者不絕至於東昏立而無人不思攘臂以仍矣江祏也劉暄也蕭遙光也徐孝嗣也沈文季也陳顯達也崔慧景也張欣泰也死而不懲後起而益烈汲汲焉唯手刃其君以爲得志甯身爲大臣不定策於顧命之日不進諫於失德之始翹首以待其顛蹶起而殺之嗚呼君臣道亡恬不知恤相習以成風尚至此極矣拓拔氏聞風而起元禧無故而乘其主之出獵遂欲舉兵以內亂自有天地以來人道之逆未有甚於此時

者也能挽其狂波而扶名義於已墜者顧不偉與於是而龔懿獨秉耿耿之忠白刃臨頭而不易其節弟衍說之而不聽張宏策說之而不聽徐曜甫說之而不聽禍將及矣曜甫知之勸其弃襄陽而奮然曰自古皆有死豈有叛走尚書令邪可不謂皎皎炎炎天日在心而山獄孤立者乎況變之不忍嚴了業而死猶有低回之心焉懿則引頸受刃以全大臣之節尤爲烈矣一人風之而天下之心亦動故自是以後自非決志篡奪不敢覦嗣君如圈豚旋擲立而旋執殺之懿之爲功於名教大矣哉煬之者謝晦拱之者懿也晦罪滔天而懿之功又豈可泯乎

孟昶與劉裕同起盧循寇逼而昶懼以死蕭穎胄與蕭衍同起蕭璝兵逼江陵而穎胄懼以死庸人輕動而喪其神守裕與衍固不以其存亡為輕重也乃昶穎胄之無定情固矣假令不死而裕衍之勢成昶穎胄其能終匡晉齊乎抑知己之非裕衍之敵而不爭乎昶且為劉毅穎胄且為沈攸之也無疑則其死也又裕衍之幸也昶死而劉毅無援穎胄死而衍安坐以有國天下稍甯免於兵爭者五十餘年則穎胄之死非徒衍之幸抑天下之幸也穎胄之立南康王也非衍志也穎胄挾以制衍也故於諸纂主唯衍差為近正者有二穎胄恇怯欲請救於魏其時元英方欲

乘亂以襲襄陽幸其主不從耳而請援以挑之是授國於索虜也衍毅然曰丈夫舉事欲淸天步豈容北面請救戎狄則其視劉文静之引突厥以貽後患者爲正矣穎冑之立南康也果不忘蕭鸞之血祀乎抑道成立順帝蕭鸞立海陵之故智耳已正君臣之分而又奪而弑之則君臣之道遂淪喪而無餘衍之東下也東昏已死於張稷之手衍乃整勒部曲以入建康自以宣德太后令承制受百僚之敬而非受命於南康南康王至姑熟而衍已自立未嘗一日立於南康之廷非己立之未嘗臣之則視唐之奉代王而遏之禪也又有閒矣故曰視諸篡者爲近正也藉令穎

胄不死必脇奉南康以與衍爭而規滅衍以自篡不勝則北引索虜以殘中國僅存之統王琳之禍穎胄先之矣故穎胄之死非徒衍之幸抑天下之幸也乃若衍之惡不可掩者則弑和帝是已衍固欲遷之南海而沈約以危詞動之然衍以是惡約奪其權而加以惡諡則衍且有自艾之心矣若穎胄之背頑而欲師道成鸞之故轍死而其慝隱耳衍之所不屑也

讀通鑑論卷十六終

衡陽王夫之譔

梁武帝

齊梁之際天下始有志節之士馬仙琕之不降也何胤何點之召而不赴也顏見遠之死也梁武能容之而諸君子者森森自立於人倫晉宋以來頑懦之風漸衰止矣非待梁武之奬勸之也夫齊之得國也不義之尤者東昏之淫虐亦殊絕而非他亡國之主所幽齊亦何能得此於天下士哉風教之興廢天下有道則上司之天下無道則下存之下亟去之而不存而後風教永亡於天下大臣者風教

之去晉所託也晉宋以降爲大臣者怙其世族之榮以瓦
全爲善術而視天位之去來如浮雲之過目故晉之王謐
宋之褚淵齊之王晏徐孝嗣皆世臣而託國者也乃取人
之天下以與人恬不知恥而希佐命之功風教所移遞相
師效以爲固然而矜其通識故以陶潛之高尚而王弘不
知自媿強與納交己不媿而天下孰與媿之則非凜秋霜
懸白日以爲心亦且徜徉而有餘地至於東昏之世尸大
位秉大政傳此賣君販國之衣鉢者如江祏劉暄沈文季
徐孝嗣之流皆已死矣東昏所任茹法珍梅蟲兒諸宵小
又皆爲人賤惡而不足以惑人其與梁武謀篡者則沈約

范巽於齊無胏附之奇而發跡於梁以作起者也於是而
授受之際所號爲薦紳之領袖者皆不與焉則世局一遷
而夫人不昧之天良乃以無所傳梁而孤露梁氏享國五
十年天下且小康焉舊習祓除已盡而賢不肖皆得自如
其志意不相謀也不相涸也就撫道之世而言之亦壅兩
之旬乍爲開霽雖不保於崇朝之後而草木亦蓁蓁以鬯
樂矣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故黨錮興而漢社移白馬沈而
唐宗斬世臣之重繫安危也繼治之世然也葹草不除新
英不發故宋齊蕭君販國之老姦絕而齊有自靖之臣世
臣不足倚而亟用其新也繼亂之世然也若夫豪傑之士

豈有位大權尊名高族盛者在其自中哉八表同昏平路伊阻陶令之風不能以感當時而可以興後世則又不可以世論者也

謝朏與何點何允同徵不赴而朏忽自至角巾白輿拜謁以受司徒之命人知醜之亦知朏之不終其節者何以冒天下後世之譏而不恤邪朏於時老矣且受三事之命終不省錄職事當無所希冀之暮年而未嘗貪權利以自裕朏何昧於名實哉蓋有迫之者也孰迫之子弟之迫之也蓋謝氏於此歷三姓而皆爲望族朏死而勢衰朏終隱而其族之氣餒熄矣當鬱林且弑之日朏戒弟瀹以勿與齊

明纂而不與推戴之功子弟方且怪焉迨東昏虐殺而幸保其宗胤可以先見服其子弟及梁纂而胤猶遠引子弟又不能弗怪也已而梁位定梁政行粲然可觀則子弟覬望之心釋而競進之志不可遏胤不出而見絕於當世則閨門之內相迫以不容胤於此亦無可如何而忍恥包羞不憚以老牛爲犧而全其舐犢之恩也是可悲也至尊者君而或能抗之矣至親者父而或且違之矣瑣瑣貪懦敗人之名節垂老而喪其本心亦可畏也夫悠悠天下孰有如王思遠之於兄晏勸其早裁而免於逆死者乎母也天只不諒人只父母之不諒可形之歌歎而子弟之相煎其

威更踰於天白首扶節唯其所遣一至此哉嗣令之子不
愛紙筆幸也而何歎焉
晉武任賈充而亂其國宋武任謝晦傅亮而翦其子故梁
廢王亮爲庶人用徐勉周捨而抑沈約誠有鑒於彼也充
晦亮魏晉之世臣也何怨於故君而舉風獻獻屋其社稷
其鬼殲其血充不問而可爲寒心晉宋之主舉國而聽之
何其愚邪或曰人爲我犯難以圖我因以得天下既得而
忘之疑於寡恩晉宋之主所以沾沾而不忍亦過之失於
厚者也漢高之斬丁公則過之失於薄者也失之厚而禍
非所謀亦奚必不可哉曰此不可以小人懷惠之私爲君

子之屬也亂人不死天下不留怙惡相比懷其私恩則禍亂非懲毖區區較量於厚薄者乎晉惠公殺里克傳春秋者謂里克非惠公之所得殺非也亂臣賊子天下無能正其罰而假手於所援立之君天道也非人之所可用其厚薄之私者也梁武之於此天厭之弗容自斃矣沈約之於齊仕宋顯也故其罪輕於王亮亮大臣也約雖抑而不廢亮永廢而不庸天理之差也張稷逃於刑而死於叛民惡光烈於亮與約也天下之所罰梁不逆焉故得免於貢充謝朏之禍若不能免媿於己因以怨人相勸以惡而禍乃不訖以之為厚自賊而賊世庸有救乎

緹縈吉翂之事人皆可爲也而無有再上漢闕之書撾梁門之鼓者曠千餘年坐刑之子女亦無敢聞風而效之何也不敢也不敢者非畏也父刑即不可免兆聽而已矣未有反加之刑者亦未有許之請代而殺之者本無足畏故知不畏也不畏而不敢者何也誠也平居無孺慕不舍之愛父已陷乎罪抑無籲哀交迫之實當其撾鼓上書之日而無決於必死之心青天臨之皎日照之萬耳萬目交注射之鬼神若在其上而覈覰之而敢飾說以欺天欺鬼欺人欺己以欺天子與法吏也孰敢也緹縈吉翂之敢焉者誠也天下後世之不敢效者亦誠也誠者天之道也人之

心也天之道其敢欺也乎哉於是而知不敢之心大矣天有所不敢故冬不雷而夏不雪地有所不敢故山不流而水不止聖人有所不敢故禹湯不以天下與人孔子述而不作人皆有不敢之心行於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中君子以立誠而居敬誅其所不敢而效人之爲以欺天下則違天而人理絕王莽自以爲周公曹丕自以爲舜禹敢也揚雄以法言擬論語王通以元經擬春秋敢也聞古有之不揣而倣之愚夫愚婦所不自欺之心僻而辨僞而堅者無所憚而爲之皆自絕於天者也然則有效緹縈吉翂之爲者明主執而誅之可也

惟以勢利爲心則無所不至故鄙夫而與事君上以危國而下以亡身也必矣趙修得幸於元恪甄琛王顯諂附之高肇忌修將發其姦琛顯懼而背修附肇助肇攻修密加重刑殺修以滅口險而很也如是亦可畏哉雖然無足怪也鄙夫之情所必至也小人之與鄙夫氣相翕而忘其相訾機相倒而不畏其相傾非異也所異者君子不審見其反面相攻而信以爲悔過自新撫而收之則愚矣過有可悔有不可悔沈溺佞幸猥褻之中與相膠漆過之不可悔者也而何爲聽之易曰君子豹變言豹文蔚紆勿切而不章雖能變物而小人之所革者徒面而已小固未革莫之變

也蔡京不旬日而盡改新法司馬公何爲而信之哉工於
而者忍於心疾叛其所與交狎者致之死亡而心不爲之
怵斯人也雖在脅從罔治之科而防之也必嚴故聖人之
待人恕矣而斥言其不可與事君絕之唯恐其不至也開
以悔過之科則鄙夫之悔也捷於桴鼓一無所不至之情
耳君子而爲其所罔哉

三代之教一出於天子所立之學宮而下無私學然其盛
也天子體道之精備道之廣自推其意以爲教而師儒皆
喻於道未嘗畫近小之規限天下之聰明以自畫於章程
之內其道略見於大學若是乎其淵深宏博而不以登天

爲疑也且自天子之子以降無異學公卿大夫士之子弟自以族望而登於仕非以他日受祿歆之以利而使學故學者亦無苟且徇時求合於章程以徼名利則學雖統於上而優游自得者無一切之法以行勸懲亦猶夫人之自爲學焉而已也乃流及於三季之末文具存而精意日以泯忘國家之教與抑且爲有志之士所鄙而私學興庠序圮矣非但其法之弛也法存而以法限之記問之科條愈密而愈偷也以三代之聖王不能持之於五世之後而況後之有天下者道不本諸躬教不盡其才欲以齊天下之英才而羈絡之不亦難乎乃或爲之說曰先王以學域天

下之耳目心思而使不過然則非以明民而以愚民學其梏桎乎後世之學其始也爲桎梏而其後愈爲君子所不忍言故自周衰而教移於下夫孔子豈爲下而倍尸天子之道統乎教亡於天下聖人之所重憂不容不身任之亦行天子之事作春秋而任知罪之意也教移於下至秦而息之禁天下以學而速喪道以自亡然則後之有天下者旣度德量力因時而知不足以化成天下則宏奬在下之師儒使伸其教雖未足以幾敬敷五教典冑教樂之盛而道得以不喪於世梁武帝旣置五經博士於國學且詔州立學矣而不敢自信爲能培養天下之俊士一出於鄉國

之教也又選學士往雲門山就何允受業知教之下移而不錮之於上亦賢矣哉三代以還道莫明於宋而溯其所始則孫明復胡安定實開其先至於程朱而大著朱子固嘗推孫胡之功矣夫宋於國學郡縣之學未嘗不詳設而加厲也而教之所自興必於孫胡道之所自明必於程朱何也國家以學校爲取舍人才之徑士挾利達之心桎梏於章程以應上之求則立志已荒而居業必陋天子雖欲游學者之志於昭曠之原而莫繇固不如下之爲教爲學也無進退榮辱之相禁制能使志淸而氣亦昌也韓侂胄張居正亟起而陞塞之嗚呼罪浮於桀紂矣或曰教出於

下無國家之法以糾正之則且流於異端而爲人心之害
是固然也即如何允者儒而詭於浮屠氏者也然所惡於
異端者爲知有學而擇術不審者言耳若夫壞人心亂風
俗釀盜賊篡弑危亡之禍者莫烈於俗儒俗儒者以干祿
之鄙夫爲師者也教以利學以利利乃沁入於人心而不
知何者之爲君父固異端之所不屑者也即如何允者以
悖儒亂道矣然王敬則欲召與同反而不敢召武帝徵與
謀篡而終不就大節固不踰矣若彼守國家教術之章程
極梏於仕進之捷徑者則從亂臣賊子而得顯榮亦曰吾
之所學求利達者本無擇也誦詩讀書以徼當世之知而

已矣則其清濁之相去不已天地懸隔哉故孟子之論楊墨曰歸斯受之歸而可受者所學非而爲己之初心可使正也俗儒恭章程以希利達師鄙夫而學鄙夫非放豚也乃柙虎也驅之而已矣文何受焉教移於下而異端興焉逃而歸焉可俟也非後世學宮之教柙虎而傳之翼者比也上無禮下無學而後賊民興學之統在下久矣

弛鹽禁以任民之採徙利一方之豪民而不知廣國儲以寬農其爲稗政也無疑甄琛姦人也元恪信之罷鹽禁而元勰邢巒之言不用夫琛之欺主而恪聽其欺固以琛爲利民之大惠而捐己以從之也人君之大患莫甚於有惠

民之心而小人資之以行其姦私夫琛之言此非自欲乾沒則受窩商豪民之賂而爲之言爾於國損於民病矣恤哉嗚呼民之殄瘁也生於竊據之世爲之主者惠民之心其發也鮮矣幸而一發焉天牖之也天牖之小人蔽之蔽焉而尼之不行雖有其心如無有也猶可言也蔽焉而借之以濟其姦私則惠民之心於以賊民也無可控告也上固曰吾以利民也其以我爲非者必不知恩者也必撓上而使不得有爲者也必懷私以牟利者也而小人之藏慝終不覺其爲邪哀此下民其尙孰與控告哉不信仁賢而邪佞充位仁而觝以戕義而祗以賊毒流天下而自信爲

無過於是而民之死積而國之危亡日迫而不知太平之歌頌盈於耳而鴻鴈之哀鳴徧於郊其亡也不足恤也民亦何不幸而生斯世也

將不和則師必覆將豈易言和者哉武人之才不競則不足以爭勝有功而驕其氣銳也無功而枝其恥激也智者輕勇者而以爲爪牙勇者藐智者而譏其嘯諾氣使之然也昫昫然易與而於物無爭抑不足稱武人之用矣韓信任爲大將而羞伍樊噲關羽自命親臣而致忿黃忠不和也而導之以和非君與當國大臣善爲調馭安能平其方剛之氣乎漢高能將將矣而不能戢韓信之驕無以得信

之情也武侯費詩能消關羽之戾能得羽之情也曹景宗韋叡將也韋叡執白角如意乘板輿以麾軍夫二將之不相若周宜其相輕矣武帝豫敕景宗曰韋叡卿之鄉望宜善敬之得將將之術矣敕叡以容景宗易敕景宗以下叡難然而非然也叡能知景宗之驁而景宗不能知叡之寬景宗之氣斂而何患叡之不善處景宗邪且其詔之曰韋叡卿之鄉望動之以情折之以禮而未嘗有所抑揚焉叡以景宗之下已而讓使先已告捷景宗乃以叡之不伐而變虛雖以自抑如其不然叡愈下而景宗愈亢叡抑豈能終爲人屈乎武帝曰二將和師必濟自信其御之之道得也

鍾離之勝功倍淝水豈徒二將之能哉[illegible]作懿孫韋叡篇中屬景宗叡梁制尚書令史並以才地兼美之士爲之善政也而亦不可繼也何也掾史之任凡簿書期要豪毛委瑣一或差譌積之久則脫漏大而下行於州郡吏民者爭訟不已其事要矣故修志行者不屑問焉刑名錢穀工役物料之紛亂無賞罰以督其後則不肖者縱以行私賢者抑忽而廢事若必嚴以賞罰則以細故而傷清流之品行人士終厭棄而不肯爲 其屑爲之者必其冒昧而不惜廉隅者也則其勢抑必於令史之下別委簿書之職於胥役而令史但統其綱是以今之部郎仍貴吏書以司案籍則令史虛懸而

權仍下替益自有職官以來皆苦胥吏之姦詭而終莫之能禁夫官則有去來矣而吏不易以乍此乍彼之儒生仰行止於習熟之姦吏雖智者不能勝也於是而吏亦有三載考成則遷曹署之例然而無補也官者唯朝廷所命不私相授受者也吏雖易而私相授受者無從禁止且其繁細之章程必熟嘗而始悉故其練達者欲弗久留其司而不得易之而欲禁其授受也抑必不能則其玩長上[illegible]國殃民如尸蟲之在腹殺之攻之而相續者不息此有職官以來不可革之害又將奚以治之邪夫姦吏亦有畏焉訶責非所畏也淸察非所畏也誅殺猶非所畏也而其畏

於法之簡法簡而民之遵之者易見其違之者亦易見上
之察之也亦易矣即有疏漏可容侵罔者亦纖微耳不足
爲國民之大害也雖制法者以其偶然之聰明察絲忽之
利病而求其允協則吏益爭以繁密詰曲銜其愼而讎其
姦雖有明察之上官且爲所惑蔽而昏廢者勿論矣夫法
者本簡者也一部之大綱數事而已矣一事之大綱數條
而已矣析大綱以爲細碎之科條連章屢牘援彼證此眩
於目而樊於心則吏之依附以藏慝者萬端詭出而不可
致詰惟簡也劃然立不可亂之法於此則姦與無姦如白
黑之絜然民易守也官易察也無所用其授受之密傳而

遠郊畏閫之子苟知書數皆可抱案以事官士人旦絃誦而暮簿領自可授以漸而習如其故雖間有疏脫而受其愚徼不亦鮮乎則梁以士流充令史之選治其末而不理其本乍一淸明而後必淆亂故曰不可繼也語曰有治人無治法人不可必得者也人乃以開治而法則以制亂安能於令史之中求治人乎倘爲法而無啓以亂源人可爲令史也奚必士哉

聖王之教絕續之際大矣哉醇疵之小大姑勿苛求焉存同異於兩間而使人猶知有則功不可沒已其疵也後之人必有正之者矣故君子弗患乎人之議己而患其無可

議也周公而後至漢曹褒始有禮書又閔四姓至齊伏曼容始請修之梁武帝乃敕何佟之伏暅總其事天監十一年而五禮成其後嗣之者唯唐開元也宋於儒者之道上追東魯而典禮之修下無以繼梁唐是可惜也朱子有志而未逮焉益力求大醇而畏小疵愼而慈道乃息於天下矣夫以彝倫攸斁之張孚敬而小有釐定抑可矯歷代之邪誣而反之於正若懼其未盡物理而貽後人之譏發則又何所俟而始可慊其心乎有其作之不患其無繼之者秦滅先王之典漢承之而多固陋之儀然叔孫通之苟簡人見而知之固不足以惑天下於無窮也若叔孫通不存

其髣髴則承學矣曹褒之作亦猶是也要其不醇亦豈能爲道病哉至於梁而人知其謬伏曼容諸儒弗難革也如封禪之說成於方士而諸儒如許懋者正名其爲緯書之邪妄辨金泥玉牒之誣闢鄭元升中之謬繇此推之梁之五禮其賢於漢也多矣然非有漢之疵則亦無據以成梁之醇故患其絕也非患其疵也疵可正而絕則不復興也

夫禮之爲教至矣大矣天地之所自位也鬼神之所自綴也仁義之以爲體孝弟之以爲用者也五倫之所經緯人禽之所分辨治亂之所司賢不肖之所裁者也舍此而道無所麗矣故夷狄蔑之盜賊惡之佛老槷之其絕可懼也

有能為功於此者褒其功略其疵可也伏曼容諸子之功偉矣梁武帝不聽尚書庶務權輿欲寵修明之議固君子之所重惡而嗣者其誰邪

與人同逆而旋背之小人之恆也利其同逆而親任之比於匪人必受其傷則晉於賈充宋於謝晦是已己謀逆而人成之因殺其人以掩己之惡其惡愈大楊廣殺張衡朱溫殺氏叔琮而死亡旋踵天理之不可誣也使司馬昭殺賈充以謝天下天下其可謝而天其那敢縱之邪己謀逆而人成之事成而惡其人心之不昧者也存人心於百一者惡其人則抑且自惡坐惡其影夢惡其魂乃於同逆者

含憾怒之情而抑有所禁而不能發心雖自誣無可如何而懟其自斃則梁武之於沈約張稷是已沈約非齊之大臣梁武篡之始與國政惡固輕於賈充謝晦然和帝方嗣位於上流梁武猶有所疑而約遽勸之以速奪其位梁武欲置和帝於南海而約勸梁以決於弑蓋帝猶有擬於大逆之情而約決任天下之惡以成之是有人心所必憤者也若張稷者自以己私與王珍國推刃其君固梁武之所幸而實非爲梁武而弑若趙穿之於趙盾賈充之於司馬昭也故此二逆者梁武深惡之而果其所宜惡者也雖然梁武抑豈能伸非以致討於約與稷哉徒惡之而已惡

之深因以自慝也於慝之深知其自慝也置稷於譏巽而邪任約以乘均抑安能遂其不可遏武之乘幾乎不殺稷而稷失志以死於叛民不殺約而約喪魄以死於斷舌之後帝語及稷而怒形於色約死而加以惡謚推斯情也帝之自救自赧於獨知之隱雖履天子之貴若無尺地可以自容也可知矣然而終不能殺稷與約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惕廣朱溫為差矣已有懸而不能伸討於人矣已有[illegible]而殺助逆之人然後人理永絕於心均之為惡而未可以一槩論察其心斯得之矣

[illegible]水以灌人之國邑未聞其能勝者也幸而自敗不幸而

即以自亡自亡者智伯敗者梁武也智伯曰吾今而知水之可以亡人之國前乎智伯者未之有也而趙卒不亡智自亡耳後乎智伯者梁人十餘萬漂入於海而壽陽如故宋太祖引汾水以灌太原而劉氏終未有損天下後世至不仁者或以此謀獻之嗜殺之君其亦知所鑒乎人有相殺之具而天不廢之天有殺物之用人不得而用之虎豹犀象天之所產於人為害者也紂用之王莽用之而皆以速亡彼其以勢用而不可以情使能激之以勢而不能感其情以為我用一發而不聽人之收自且無如之何而可使如我之志以效功乎水無擇湮獸無擇噬以其無擇也

故禹與周公抑之驅之爲功烈矣從而狎之因而自嬖惡孰甚焉且夫人之相殺一與一相當而已曲直因乎理強弱因乎勢殺戮雖多固一與一相當也阻陷天之浸不擇順逆而逞其欲以使殲焉方謂我能殺彼而彼不能加我也然而還自殺矣志憯而行逆豈有生理哉或曰以水灌城而城不壞退水而城必圮後世必有行是謀者引師退水以進攻彼城圮而我無漂溺之憂乃軍行泥淖之中樵蘇無備以攻必死之敵城雖圮終不能入而先爲敵禽矣殘忍之謀愈變而愈左勿箴其說尚自免於敗亡乎
侍帥橫於邊而軍心離吏橫於邊而民心離外有寇則

迷叛外無寇則必反邊任之重中主其臣必輕之袁翻李崇發六鎮之反請重將領守令之選匪特驗於拓拔氏亦萬世之永鑒已均是將領也而在邊之將貪殘駑闒者甚於腹裏均是守令也而在邊之守令汚墨冒昧者甚於內地大將領或挾虜寇以恣其所爲猶有辭也守令之理民也無以異而貪虐甚焉無他才望有餘之士據善地以易奏成勢則淸華之擢必其所捷得而在邊者途窮望盡姑偷利以俟歸休也於是而邊方郡邑永爲下劣之選才望之士且恥爲之亦惡望其有可任之人乎且也大帥近而或挫於武人矣監軍出而或辱於中涓矣芻糧庤而或敝

於支給矣重臣臨而或齊於將迎矣非夫塗窮望盡不獲已而始受一命者固不屑爲也人士之習見旣然司銓者遂因之以爲除授之高下於是沿邊之守令莫非士流不齒之材其氣茶其情偷苟且狠戾至於人之所不忍爲而爲之不恥及邊民之憔悴極反叛起然後思矯其弊重選人才以收拾之禍已發而非旦夕可挽矣唯開國之始無長慮以持其終愈流愈下而極重難回也故袁翻李崇危言之而不能動當事之心至於破六韓拔陵胡琛莫折大提稱戈競起而後追用崇言改鎭爲州徒以殘危之地强才臣而致之死地何嗟及矣大河以北人狎於羯胡五嶺

以南民習於寇攘無人以治之而中華愈蹙但此荊揚徐豫之士蟻封其垤雀安於堂不亦悲乎

武帝之始崇學校定雅樂斥封禪修五禮六經之教蔚然興焉雖疵而未醇華而未實固東漢以下未有之盛也天監十六年乃罷宗廟牲牢薦以蔬果沈溺於浮屠氏之教以迄於亡而不悟益其時帝已將老矣曩昔之所希冀而圖謀者皆已遂矣更無餘願而但思以自處帝固起自儒生與聞名義非非曹孟德司馬仲達之以雄豪自命者也尤非劉裕蕭道成之發跡兵間茫然於名教者也既嘗求之於聖人之教而思有以異於彼乃聖人之教非不獎人以

悔過自新之路而於亂臣賊子則雖有豐功偉績終不能蓋其大惡登進於君子之途帝於是徬徨疚媿知古今無可自容之餘地而心滋戚矣浮屠氏以空爲道者也有心亡罪滅之說焉有事事無礙之教焉五無間者其所謂大惡也而或歸諸宿業之相報或許其懺悔之皆除但與皈依則覆載不容之大逆一念而隨皆消隕帝於是欣然而得其願曰惟浮屠之許我以善而我可善於其中也斷內而已絕肉而已捐金粟以營塔廟而已夫我皆優爲之越三界出九地倏然於善惡之外弒君篡國漏逃幻滅而何傷哉則終身沈迷而不反夫誰使之反邪不然侫佛者皆

愚哉失志之人而將固非其倫也嗚呼浮屠之亂天下而
徧四海垂千年趨之如狂者唯其納天下之垢汙而速于
之以卑也苟非無疚於屋漏者誰能受君子之典型而不
各以就皮哉淫坊酒肆佛皆在焉惡已貫盈一念消之而
無餘姚僞之狡者竊附之以奔走天下曰無善無惡良知
也善惡本皆無而躭酒漁色罔利逐名者皆逍遙洞濱自
命爲聖人之徒亦此物此志焉耳

元魏神龜二年其吏部尚書崔亮始立停年格以銓除益
即今之所謂資也當時譏其不問賢愚而選舉多失夫其
時淫后亂於宮闈嬖臣恣於政府賄賂章廉恥喪吏道雜

而姦邪逞用人之失豈亮立法之不善專尸其咎哉停年之格雖曰不揀然必歷年無過而後可以年計亦未為大失也國家有用人之典有察吏之典不可兼任於一人明矣吏部司進者也防其陵躐而已競躁者不先濡滯者不後銓選之公能守此足矣以冢宰一人而欲知四海之賢不肖雖周公之聖弗能也將以貌言書判而高下之乎貌言書判末矣將以毀譽而進退之乎毀譽不可任者也以一人之耳目受天下之賢愚錯亂遺忘明者弗免偶然一譽偶然一毀謹識之而他又禁之將何據哉唯夫挾私罔利者則以不測之恩威雖其貪偽而藉口拔尤侈非常之

漢舉公而愼者弗敢也故吏部唯操成法以奬恬抑躁而不任喜怒以徇己行私則公道行而士氣靜守此固足矣若夫大賢至不肖之舉不崇朝懲弗姑待自有執憲之司徵事採言以申激揚之典固非吏部之所能兼也考績糾過以歷年升除惟其成法察賢姦而薦劾清議自有特操並行不悖而吏道自淸停年之格何損於治理而必欲以非常之典待尋常守職之士乎或曰周官黜陟專任冢宰非與曰此泥古而不審以其時者也周之冢宰所治者王畿千里儉於今之一省會也其政績易考其品行易知豈所論於郡縣之天下一吏部而進退九州盈萬之官乎停年

以除吏非一除而不可復退也有糾察者隨其後也責吏部者以公而已矣明非所可責也

莫折念生反於秦州元志亟攻之李苗上書請勅大將堅壁勿戰謂賊猖狂非有素蓄勢在疾攻遲之則人情離沮此萬世之長策也天下方甯而寇忽起勿論其爲夷狄爲盜賊皆一時慓悍之氣曾不畏死者也譬如勇屍之夫忿起而求人與鬬行數里而不見與鬬者則氣衰而思遁矣故乍起之兵所畏者莫甚於曠日而不見敵其資糧幾何也其器杖幾何也其所得而擄掠者幾何也稱兵已久而不能殺吾一卒則所以搖惑人心而人從之者又幾何也

乃當事者輕與急爭也其不肯之情有二一則畏怯而居

中持議者唯恐其深入則必從臾人以前禦而冀緩其憂

一則乘時徼利而攤兵柄者欲詫其勇輕用人以試而幸

其有功且不但此也司農憚於支給郡邑苦於輸將頑民

咨其紛衆不恤國之安危唯思速竟其事於是而寇之志

得突冒突以一逞乘敗而進兵其兵也食其食也地其地

也氣益銳人益附遂成乎不可撲滅之勢然後驕懦之帥

反之以不戰坐視其日强而國困以亡嗚呼以天下敵一

賊以百年之積四海之饒敵野掠坐以困之未有不日消

月蹙而成擒者六鎭其能如魏何哉魏自亡耳强弱衆寡

虛實之數較然也彊可以壓弱衆可以制寡實可以困虛而亟起以援之掠猝惴惴然驚悖悖然起敗軍殺將破國亡君愚者之情形古今如一悲夫

人士之大禍三皆自取之也博士以神僊欺嬴政而誘之元魏之臣阿淫虐之女主而又背之唐臣不恤社稷陰陽其意於汴晉惡朱全忠而又迎之故坑於咸陽殲於河陰沈於白馬皆自取之也君子有必去以全身非但全其生之謂也全其不辱之身也拓拔氏以僞飾之詩書禮樂誘天下之士而翕然從之且不徒當世之士爲所欺也千載而下論史者猶稱道之而弗絕然有信道之君子知德而

不可以僞欺則抑豈可欺邪而鄙夫無識席晏安規榮利滔滔不反至於一淫媟私君而屏息其廷懷祿不舍則相率以冥行蹈凶危而不惜其習已浸淫膠固而不解欲弗聲趨於死地其可得乎河陰之血已塗郊原可爲寒心甚矣爾朱榮奉子攸入雒而山偉孑然一人趨蹌而拜赦吾不知偉之不怖而欣然以來者何心也蓋不忍捐其散騎常侍而已則二千餘人賓賓秩秩奉法駕以迎子攸於河陰者皆山偉也廉恥喪而禍福迷二千餘人豈有一人焉戴髮含齒血在皮中者乎如其道則日游於兵刃之下而有餘裕喪其恥則相忘於處堂之嬉白刃已加其脰

而赴之如歸挾詩書禮樂之迹而怙之聞聲望影而就之道之賊也德之棄也蛾螘之智死之徒也自取之也

姦雄之相制也互乘其機而以相害然而有近正者焉亦非徒託於名以相矯而居勝也儀度其心固有正者存焉見爲可據而挾之以爲得也乃其機則險矣險則雖有正焉而固姦雄之爲也特其禰天下者則差焉耳爾朱榮挾兵肆虐狂暴而不足以有爲高歡賀拔岳皆事之而歡與岳之意中固無榮也榮拘子攸於幕下高歡遽勸榮稱帝歡豈欲榮之晏居天位而已徼佐命之功以分寵祿乎榮稱帝而速其亡歡之幸也乃榮恍惚不自支而悔曰唯當

以死謝朝廷賀拔岳勸榮殺歡岳豈果欲榮之忠魏以保榮之身名乎知歡之納榮於死地而已藉以與歡歟而已且爲歡下殺歡而榮在岳之股掌也歡之權力不如榮岳之詐力不如歡歡榮敗而歡可逞歡死而岳可雄相忌相乘以相制亦險矣哉此機一動而彼機應之叢毒矢利刃於一堂目瞬心生鍼鋒相射莊生曰其發也如機括此之謂也然而岳之言爲近正矣爲魏謀爲榮謀執大義以誅歡則他日之叛爾朱兆陷雒陽走元修之禍亦息岳卽爲歡所如歡之狡悍以虔劉天下於無窮也何也岳之心猶有正者存也

張駿傷中原一不復而曰先老消謝後生不識慕戀之心日遠日忘嗚呼豈徒士民之生長於邊遠之地者不知有中國之君哉江左君臣自忘之自習而自安之固不知中原爲誰氏之土而畫河山以不相及之量矣拓拔氏封劉昶爲宋王蕭贊爲齊王以爲宋齊之主使自爭也梁亦以元顥爲魏王而使之爭拓拔氏遣將出兵助劉昶蕭寳寅以南侵梁亦使陳慶之奉元顥而北伐相襲也相報也以雒陽爲拓拔氏固有之雒陽唯其子孫應受之而我不能有也嗚呼梁之喪心失乎

至此哉六鎮亂冀并離皆爲賊藪胡后弒主爾朱榮沈其幼君分崩離析可乘而取也

梁之時也下廣陵克渦陽郢青南荊南鄉而歸己元悅元彧辛倓相率而來奔梁之時也時可乘勢可振卽未能盡復中原而雒陽爲中國之故都桓溫劉裕兩經收復曾莫之念而委諸元顥聽其自王授高歡以納叛之詞忘晉室淪沒之[illegible]恬然爲之漫不知恥設令顥之終有中原也非梁假之羽翼以授之神州也哉雒陽已拔子攸已走馬佛念勸慶之殺顥以據雒而慶之猶不能從則其髡髮以逃固喪心失志者之所必致也君忘其爲□□之君臣忘其爲□□之臣割棄山河恬奉□類又何怪乎士民之視□□之主如寇賊而戴□族爲君父乎至於此而江左之不

足自立決矣幸宇文高氏之互相吞齕而不暇南圖也不然豈待隋之横江以濟而始亡邪

宗國危而逡巡畏死以墮其忠孝是懦夫也而更有甚焉者憯不懲而乘之以徼非望如蛾之自赴於火相逐而唯恐後也夫人不知義矣或知害矣心不能知目能見矣目熒於黑白耳能聞矣目見之耳聞之然且不知害焉貪夫之悶不畏死其將如之何哉爾朱榮之暴横不擇而狂噬有目皆見有耳皆聞也立元子攸以爲君而挾之犯闕以榮之勢如彼而子攸其能自許爲榮之君乎子然一身孤危無輔而爾朱天光一往告子攸遽欣然潛渡謂榮之且

以己爲君也滎已目笑之矣然猶曰滎惡未著而不察也滎伏誅而兩朱兆修怨於其主兆之凶橫又倍於滎矣子攸發死元燁以疏遠之族又欣然附兆以立立未數月兆又廢之而元恭以陽瘖幸免之身襲寵而就之然後高歡之狡又倍於滎與兆者也歡起兵而元朗以一郡守急起而爲歡之君立之數月元修已閒斛斯椿變態百端何可保也之語曾不擺而又起而奪朗之位也五年之中子攸也燁也恭也朗也修也或死或幽或廢接跡相仍而前者擯後者急趨焉元顥且倚梁七千之孤旅相謀相猜之陳慶之爲掎摭雒陽爲兩月之天子卒以奔竄而死元氏之欲

爲天子自信其能爲天子信人之以己爲天子者何其多也嗚呼欲爲天子者多而民必死欲爲將相大臣者多而君必危欲爲士大夫者多而國必亂其亂也始於欲爲士大夫者之多也士大夫不厭其欲而求爲將相大臣矣爵祿賤廉恥喪其苟可爲天子者皆欲爲天子矣是以先王慎之於士大夫之途而定民之志所以戢躐等猖狂之心而全其軀命義之盡仁之至也

國無與立則禍亂之至無之焉而可雖有智者不能爲之謀也元修畏高歡之逼將奔長安就宇文泰以圖存裴俠曰雖欲投之恐無異避湯入火王思政再問之而俠亦無

術以處雖知之又何裨焉高歡者爾朱榮之部曲也宇文泰葛榮之部曲也拓拔氏有中原數世矣而其挾持天下者唯秀容之裔夷六鎮之殘胡此外更無一人焉而其主舍此而更將何依爾朱榮河陰之殺魏之人殫矣雖然彼駢死於河陰者皆依違於淫后女主之側趨赴逆臣戎馬之閒擁以迷心眾若無骨上不知有君國內不惜其身名者也即令幸免而瓦全亦惡有一人焉可倚為社稷之衛哉夫拓拔氏之無人也非但胡后之虐鄭儼徐紇之姦耗士氣於淫昏也其繇來漸矣自遷雒以來塗飾虛僞始於儒濫於釋皆所謂沐猴而冠者也虜天下於無實之文自

託昇平之象彊宗大族以侈相尚而上莫之懲於是而精悍之氣銷矣樸固之風斵矣內無可用之禁兵外無可依之州鎮部落心離浮華氣長一旦羣雄揭竿而起出入於無人之境唯其所欲爲拓拔氏何復有尺土一民哉此亦一寇讎也彼亦一寇讎也舍此而又奚之也詩書禮樂之化所以造士而養其忠孝爲國之楨榦者也拓拔氏自以爲能用此矣乃不數十年之閒而君浮寄於無人之國明堂辟雝養老興學所爲德成人造小子者安在哉沐猴之冠冠敝而猴故猴矣且並失其爲猴矣不亦可爲大笑者乎高歡宇文泰適還其爲猴而跳梁莫制冠者欲復入於

猴羣而必為其所侮不足哀而抑可為之哀也故竊詩書禮樂於□獼之廷者其國之妖也其迹似其理逆其文詭其說淫相師以為不亡也奚待虞集危素祇益蒙古之亡而為儒者之恥姚樞許衡實先之矣雖然又惡足為儒者之恥哉君子之道六經語孟之所詳初不在文具之浮榮談說之瑣辨也

元修依宇文泰而居關中元善見依高歡而居鄴將以何者為正乎曰君子所辨為正不正者其義大以精而奚暇為修與善見辨定分邪拓拔氏以□而據□□等竊也不足辨一也修之在關中宇文泰之贅疣也善見之在鄴高

欲之贅疣也不足辨二也乃卽置此而尤有大不足辨者焉就拓拔氏之緒而言之亦必其可爲君者而後可嗣其世非但其才之有爲與否也修之淫亂不齒於人類善見孱弱而其父寶以躁薄爲高歡所鄙等不可以爲君而尤非此之謂也修之立豈其分之所當立者卽令當立而豈如光武之起南陽晉元帝宋高宗之特爲臣民所推戴者哉魏有君矣修微寵於高歡乘時以竊位盜也恭也朗也皆修所脅恭以爲君者而皆弒之修亦元氏之賊而已矣修入關中未死也未廢也元寶固修之臣介高歡之怒而亟欲自立其子君存而自立其爲篡賊也無辭是善見又

修之賊也兩俱爲賊而君子胥爲之辨哉凡亂臣之欲攘奪人國也其君以正而承大統則抑不敢蔑天理以安下之其蔑理以安下者則迷以自滅王莽朱泚是已劉彧乘君弑而受命於賊蕭鸞與蕭衍比而弑其君皆賊也而後賊乘之以進篡此言之則漢獻帝之所以終見奪於權臣者董卓弑其君兄而已受之則亦賊之徒也故袁紹韓馥欲不以爲君而曹操姑挾以爲自篡之資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承平無事之日天子不能行之於匹夫而況權姦之在肘腋乎已爲賊而欲弭人之非賊也不能賊者互相利而互相害者也修之於秦善見之於歡且不足辨其孰君

而執臣況修與善見而屑爲之軒輊哉假修以正而絀善見者隋人得國於宇文宇文得國於修因推以爲統而君子奚擇焉

梁武之始立也懲齊政之亂因而崇虛文以靡天下之士尙寬弛以佚天下之民垂四十年而國政日以偸廢於時拓拔衰亂高歡宇文泰方爭鬬於其穴梁多收其不守之士不服之人高歡西擊而請和益中原大有可圖之機矣帝知其可圖亟思起而有事而吏治荒軍政圮舉目無可共理之人才乃揀何敬容朱异簿領之才而授之以國敬容异之不可大受固也然舍之而又將誰託也徐勉周捨

稱賢矣以實求之一勝一敗自謂無損於物而不知其損之已深者也敬容勤於吏事而持荷作桂持荷作鏡之誚已紛與於下自非貪權嗜利之小人如昇者誰甘犯當世之非笑而僕僕以爲國效功大弛之餘一張而百害交生則勉與拾養癰不治而敬容昇敢用刀鋸以傷其腠理交相殺人而用刀鋸者徒尸其咎也史稱晉宋以來宰相皆以文義自逸豈其然哉王導謝安勿論已王華王曇首謝弘微夫豈無文義者而政理清嚴一時稱治虔矯苛細之小人又何足以乘墉而攻之有解散紀綱以矜相度者而後刻覈者以興老莊之弊激爲申韓肅沓之傷反爲躁競

勢也一柔一剛不適有恆而小狐濟矣思患而豫防之豈
患至而急反之哉
梁分諸州爲五品以大小爲牧守高下之差而定升降之
等立此法者宋异也然唐制州縣有畿赤望緊雄上中下
之別亟及於今亦有腹邊衝疲繁簡調除之法皆祖此焉
夫异之爲此未可以其人而盡非之也古者諸侯之國以
提封之大小差五等之尊卑以疆域之遠近定五服之內
外固不名之爲諸侯而一之矣州郡亦猶是也政有勞逸
民有瀉鹵賦役有多寡防禦有緩急而人才有長短惡容
不爲之等邪顧其爲法爲治之求得其理也非爲人之求

遂其欲而設也大非以寵小非以辱也腹裏之安雖大而
非安危之寄邊方之要雖小而固非非薄所甚大而繫者
以任才臣而非以裕清流而使富小而簡者以養貞士而
非以翕望議者而使偷而不然者人競於饒而寂者以居
孤陋無援之士則窮鄉下邑守令挾日暮途遠之心倒行
逆施民重困而盜以興職此繇矣朱昇之法以異國降人
邊陲之地爲下州則亂政也以安富遂巧宦之欲而使頑
懦之夫困邊民鬧邊釁曰蹙國而國因以危後世北鄙南
荒寇亂不息莫不自守吏召之非分品之制不善而所以
分之者逆其理也邊之重於腹也瘠之重於饒也拔邊瘠

之任置之腹饒之上以勸能吏以賤貪風是在善通其法而已矣

武帝以元談相尙陶宏景作詩以致譏何敬容對客而興歎論者皆謂其不能諫止而託之空言非可以責二子也宏景身處事外可微言而不可切諫固已彼其沈溺已深敬容雖在位其能以口舌爭乎至謂二子舍浮屠而攻老莊則尤非也自晉以來支許生肇之徒皆以莊生之說緣飾浮屠則老莊浮屠說合於一久矣嘗覽昭明太子二諦義皆以王弼何晏之風旨塗浮屠之說空元之說息則浮屠不足以興陶何之論拔本之言也夫浮屠之禍人國豈

徵歛金錢營塔廟縱游惰逃賦役已乎其壞人心隳治理者正在疑莊疑釋虛誕無實之淫辭也蓋嘗論之古今之大害有三老莊也浮屠也申韓也三者之致禍異而相沿以生者其歸必合於一不相濟則禍猶淺而相沿則禍必烈莊生之教得其氾濫者則蕩而喪志何晏王衍之所以敗也節取其大略而不淫以息苛煩之天下則王道雖不足以興而猶足以小康則文景是已若張道陵寇謙之葉法善林靈素陶仲文之流則巫也巫而託於老莊非老莊也浮屠之修塔廟以事胡鬼設齋供以飼髡徒鳴鐘吹螺焚香唄呪亦巫風爾非其創以誣民充塞仁義者也浮屠

之始入中國用誑愚氓者亦此而已矣故淺嘗其說而爲害亦小石虎之事圖澄姚興之奉摩什以及武帝之糜財力於同泰皆此而已害未及於人心而未大傷於國脈亦奚足爲深患乎其大者求深於其說而西夷之愚鄙猥而不逮自晉以後淸談之士始附會之以老莊之微詞而陵蔑忠孝解散廉隅之說始熺然而與君子之道相抗唐宋以還李翺張九成之徒更誣聖人性天之旨使竄入以相亂夫其爲言以父母之愛爲貪癡之本障則旣全乎梟獍之逆而小儒狂惑不知戀也樂舉吾道以殉之於是而以無善無惡銷人倫滅天理者謂之良知於是而以事事無

礙之邪行恣其淫欲無度者爲率性而雙空人法之聖證於是而以廉恥爲桎梏以君父爲萍梗無所不爲爲游戲可夷狄可盜賊隨類現身爲方便無一而不本於莊生之緒論無一而不印以浮屠之宗旨蕭氏父子所以相戕相噬而亡其家國者後世儒者沿染千年以芟夷人倫而召匪□嗚呼烈矣是正医景敬容之所長太息者豈但飾金碧以營塔廟恣坐食以侈罷民爲國民之蟊螣突哉夫二氏固與申韓爲對壘矣而人之有心猶水之易波激而豈有定哉心一失其大中至正之則則此倡而彼隨疾相報而以相濟佛老之於申韓猶鼙鼓之相應也應之以申韓

而與治道彌相近矣漢之所謂酷吏後世之所謂賢臣也至是而民之弱者死彊者寇民乃以殄而國乃以亡嗚呼其敎佛老者其法必申韓故朱异以亡梁王安石張商英以亂宋何也虛寂之甚百爲必無以應用一委於一切之法督責天下以自遂而後心以不擾而自遂其上申韓者其下必佛老故張居正壞天下於科條而王畿李贄之流益橫而無忌何也夫人重足以立則退而託於虛元以逃咎責法急而下怨其上則樂叛棄君親之說以自便而心亡罪滅抑可謂叛逆汨沒初不傷其本無一物之天眞繇此言之禍至於申韓而發乃大源起於佛老而害必生而

浮屠之法邪附莊生而始濫端末之法自盧元始區區巫
鬼俗鄙之風不足誅也斯陶何二子所爲含浮屠而惡元
說者爲不知本也
蘇綽之制治法非道也近乎道矣宇文泰命綽作大誥爲
文章之式非載道之文也近乎文矣其近焉者異於道方
明而製之以飾其邪僞也謂夫道晦已極將啟其晦不能
深造而乍與相卽也天下將觸於治近道者闕之先此殆
天乎非其能近故曰近道天開之使以漸而造之故曰乍
與相卽也治道自漢之亡而晦極矣非其政之無一當於
利病也謂夫言政而無一及於敎也綽以六條飭官常首

之以淸心夫之以敎化非其果能也自治道亡無有以此爲天下告者而韓獨舉以爲治之要領自是而後下有王仲淹上有唐太宗皆沿之以起揭堯舜周孔之日月而與天下言之純實開之先矣文章之體自宋齊以來其濫極矣人知其淫豔之可惡也而不知相率爲僞之尤可惡也南人倡之北人和之故魏收邢子才之徒與徐庾而相仿佛懸一文章之影迹役其心以求合則弗論其爲駢麗爲輕虛而皆僞人相習於相擬無復有繇衷之言以自鳴其心之所可相告者其貞也非貞也其淫也亦非淫也而心喪久矣故弗獲已裁之以六經之文以變其習夫苟襲矣

則襲六經者亦未有以大愈於彼也而言有所止則浮蕩
無實之病抑亦爲之小戢故自隋而之唐月露風雲未能
頓止而亦不綠衷無實不祥者蓋亦鮮矣則稍實開之先
學文氏誠尚齊而以行於山東隋平陳而以行於江左
唐因之而治術文章咸近於道生民之禍爲之一息此天
欲啓晦而泰與稍開先之功亦不可誣也非其能爲功也
天也嗚呼治道之裂壞於無法文章之敝壞於有法無法
者惟其私也有法者惟其僞也私與僞橫行而亂惡乎訖
胡元之末亂極矣而吳越之俊士先出其精神以務滌朱
末淫靡繁亂之文文章之繫亦大矣哉六代之敝敝於淫

曼汪曼者花鳥錦繡爲政而人無心宋之敝亦敝於汪曼汪曼者多其語助繁其呼應而人無氣無心而人尋於纂繡無氣而人冝於脩因徐庾邢魏之流波綽挽之矣孰有能挽蘇歐曾鞏之流者乎俟之來哲

賀琛上書論事其他或本不耳最要者聽百司莫不奏事使斗筲詭進壞大體以竊威福此亡國敗家必然之勢也妄言干進者大端有二一則毛舉小務之興革也一則鉤索臣下之纖過也若此者名爲利國而實以病國名爲利民而實以病民害莫烈焉法雖善久而必有罅漏矣就其罅漏而彌縫之仍一備善之法也即聽其罅漏而失者小

全者大於國民未傷也妄言者指其罅漏以譏成法則必誠毀成法而大反之敝之以斯須之小利亦洋洋乎其可聽矣不知百弊乘之蠹國殃民而壞風俗此流毒於天下而失民心之券也賢者之周旋規履而無過者亦鮮矣剛柔之偏倚博大謹嚴之異誌皆有過也含廉之分判於雲泥似必不相涉矣而欲求介士之纖微則非夷惠之清和必有可求之瑕舋若天下者因其材發其恥勸進於善固有所覆蓋而不章以全國體存士節非不審也乃小人日伺其隙而糾之於細微言之者亦鑿鑿矣士且側足求全而不逸於罪罟則人且塗飾細行以免咎曲徇背小以求

容而鍥刻之怨獨歸於上此流毒於薦紳而失士心之券也民心離士心不附上有餘怨下有溢怒國家必隨之以傾故非舜之智不能取善於耕徒釣侶也非孔子之聖不能擇善於同行之三人也是以垂纊塞耳垂旒蔽目心持天下之大公外杜辯言之邪徑然後潤色先型甄別士品民安於野吏勸於廷至治之臻豈其察小辨微之瑣瑣者哉周德長而秦祚短非千秋之永鑒與武帝不納琛之格言而爲之辭曰尋聽生姦獨任成亂乃二世之委趙高元后之付王莽抑豈知秦法密而後趙高得志王莽秉國頌功德者皆疏賤之吏民邪琛言未咎梁社旋亡圖存保國

者尚以蔡察爲戒哉

神智乘血氣以盛衰則自少而壯自壯而老凡三變而易其恆貞於性者正務於學者正則藏之術植之固而血氣自盛智不爲蕩血氣自衰智不爲耗衛武公之所以爲睿聖也梁武帝之初可謂智矣裴叔業要之北奔則知羣小之害不及遠蕭穎胄欲請救於魏則知示弱戎狄之非策蕭淵藻誣鄧元起之反則料其爲誣敕曹景宗下韋叡則知師和必克任將有功圖功有成雖非宋武之習兵而制勝而其籌得喪也堅定而無回惑於事幾亦孔晰矣至其受侯景之降居之內地蕭介危言而不聽未幾聽高澄之

紿許以執景傳岐苦諫而不從旋以景爲腹心旋以景爲冦讎旋推誠而信非所信旋背約而徒啟其疑茫乎如舟行霧中而不知所屆截然與昔之審勢度情者明暗杳不相及蓋帝於時年已八十有五矣血氣衰而智亦爲之槁也智者非血氣之有形者也年愈邁閱歷愈深情之順逆勢之安危尤輕車熟路之易爲馳也而帝奚以然也其智資於巧以乘時變而非德之慧易爲涸也且其中歲以後熏染於浮屠之習蕩其思慮夫浮屠既已逆於理矣而浮慧之流溢爲機變無執也可無恆也無礙也亅無不爲也恍惚而變遷以浪擲其宗社人民而無所顧恤斯豈徒

朱异謝舉之獎之哉抑非老至耄及之神智衰損之爲也神不宅形而熟慮徊顧之心思蕩散而不爲內主矣夫君子立本於仁義而充之以學年雖邁死則死矣智豈與之俱亡哉

父子兄弟之恩至於武帝之子孫而絕滅無餘矣唯蕭綜凶忍而疑於東昏之子其他皆非蠭目豺聲如商臣帝亦未有禁禦之慝所以然者豈非慈過而傷慈之致哉正德之逆也見帝而泣蕭綸之悖也語蕭確而亦泣繹也範也譽也詧也雖無致死以救君父之心而皆援戈以起然而邀延坐觀內自相圖骨肉相吞置帝之困餓幽辱而不相

順也且其人非無智可謀無勇可鼓而大器之篤孝以安死方等之忘身而自靖咸有古烈士之風焉教之以禮誨之以道約之以法掖之以善皆王室之輔也抑豈若晉惠之愚劉劭之凶不可革易也乎慈而無節寵而無等尚婦寺之仁施飲犢之愛望恩無已則挾怨益深諸子之惡非武帝陷之而豈其不仁至此哉而不但此也人主之廢教於子者類皆縱之於淫聲美色狗馬馳逐之中而帝身既不然教且不爾是以諸子皆有文章名理之譽而固多智數然而所習而讀者宮體之淫詞所研諸慮者浮屠之邪說者似無損於忠孝之大節而固不然也子不云巧言

鮮仁則言巧而仁忘仁忘而恩絕矣若浮屠者以緣生為種性自來自去於分段生死之中父母者貪欲癡愛之障也以眾生平等視之見其危亡悲愍而已過此又奚容捐自有之生緣以殉其難乎二者中於人心則雖禽呴魚沫相合以相親而相離以相叛不保之於勢窮力蹙之日矣然則謂帝慈之已過者非果慈也視其子無殊於虎以大慈普攝投身飼之而已其學不仁其教無父雖得天下不能一旦居豈有爽與

簡文帝

至治之世無請託至亂之世無請託故囑託之禁雖設於

律術不嚴以其非本治也漢靈帝立三互之法高洋賞房超棓殺趙道德請託之使命守宰設棓以捶殺屬請之使蓋其時請託公行獄訟大亂有激而然也至亂之世守宰專利於己惡民之行賂屬請而不薦賄於己則假秉公守法以總貨賄於一門上既爲之嚴禁矣雖致怨於人而可弗懼無有敢撟舉其汚者也劉季陵不與公府之事而陳蕃詬之季陵正也蕃非正也然蕃且有辭於季陵矣其時請託盛行而季陵孤也至治之世在官有養廉之典退居有尸祝之尊賢士大夫亦何忍以身納於垢濁而亂世不能也於是而擅利淫刑之守亢厲以爲能請託絕而賄賂

益溢況乎絕其所絕而不能絕其所不絕者哉任守宰而重其廉隅教行而俗美請託不足禁也禁之而民之枉也益甚梁帝之世是也若高洋樂殺人以逞威又無足論已

唐之府兵言軍制者競稱其善蓋始於元魏大統十六年宇文泰創爲之其後籍民之有才力者爲兵免其身租庸調而關中之廣卒以東吞高氏南併江陵隋唐因之至天寶而始改人胥曰府兵改而邊將驕故安史亂河北終不能平而唐訖以亡而不知其不然也府兵不成乎其爲兵而徒以厲民彍騎雖改而莫能盡革其弊唐乃無兵而倚於邊將安史之亂府兵致之也豈府兵不改而安史不亂

安史亂而府兵能蕩平之也哉三代寓兵於農封建之天下相承然也周之初封建亦替矣然其存者猶千八百國也外無何奴突厥契丹之侵偪兄弟甥舅之國以貪憤相攻而各相防鬭然忿忮一逞則各驅其負耒之愿民以蹀血於郊原悲夫三代之季民之殫以死者非但今之比也禹湯文武之至仁僅能約之以禮而禁其暴亂而卒無如此鬬農民以死之者何也上古相承之已久矣幸而聖王善爲之法以車戰而不以徒戰追奔斬馘不過數人故民之死也不積然而農民方務耕桑保婦子乃輟其田廬之計奔命於原野斷其脰謀之良相習於兢悍虔劉之愉亂

之民之憔悴亦大可傷矣至於戰國一戰而斬首者至數十萬豈樂爲兵者哉皆南畝之農夫欲免而不得者也漢一天下分兵民爲兩途而寓兵於農之害乃息俗儒端居佔畢而談軍政者復欲踵而行之其不仁亦慘矣哉身幸爲士脫耒耜之勞不耕而食農人之食更欲驅之於白刃之下有人心者安於此焉變矣宇文泰之爲此也則有說也據關中一隅之區欲并天下乃興師以伐高洋不戰而退豈畏洋哉自顧寡弱而心早寒也南自雒陝西自平陽北極幽薊東漸青兗皆洋之有眾寡之形相去遠矣且梁氏方亂抑欲起而乘之以吞襄郢而北尚不支勢不足以

南及雖前平此者屢以寡而勝衆而內顧終以自危故其所用者仍恃其舊所習用之兵而特欲多其數以張大其勢且關中北據靈夏西暨河湟南有武都仇池羌氐之地雖耕鑿之毗皆習戰鬬使充行伍力足而情非不甘秦可用權宜以規一時之利未盡失也若夫四海一戰爭休爲固本保邦之永計建威以銷夷狄盜賊之萌則用武用文剛柔異質農出衆以養兵兵用命以衛農固分途而各靖乃欲舉天下之民旦稼穡而夕戈矛其始也愚民貪免賦免役之利蹶起而受命迨其後一著於籍欲脫而不能故唐之府兵業更爲彍騎矣乃讀杜甫石壕三別之詩流離

之老婦宛轉於縲絏垂死之病夫負戈而道仆民日憊而兵日疲徒死其民而救如綫之宗社者朔方邊卒回紇援兵也然則所謂府兵者無益於國而徒以殃民審矣不能反三代村廷之制幸而脫三代交爭之苦農可安農兵可安兵天別之以材人別之以習宰制天下者因時而利用國不堅而民生遂自有道矣佔畢小儒稱說寓兵於農而兼絕其愚以禍天下亦至此哉農之不可兵也驅農而祗以弱其國也兵之不可農也弱兵而祗以蕪其土也故衛所與屯之法銷天下之兵而中國弱以坐授洪圖於□□所繇來久矣且所謂屯田者鹵莽滅裂化肥壤爲磽土天

下皆是也可弗爲永鑒乎
魏晉以降廉恥喪而忠孝泯夫豈無慷慨之士氣堪一奮
者哉無以自持而內無以自繼則雖奮而終餒也持其廉
恥以養其忠孝於不衰者自歸諸從容蹈義之君子非慷
慨之能也於梁之亡而得二君子焉太子大器及吳興大
守張嵊是已吳興兵力寡弱而嵊不閑於軍旅然矯舉自
奮以弱抗彊豈不足以自暴其忠哉旣無畏死之心自可
與賊爭一旦之命而嵊不爲也慮夫爲之而不繼則氣挫
而志以撓也徼幸於俄頃勝敗之閒神無定守而不能保
其必死之心知死矣知死之外無所容心矣整服安坐待

執而捐生已矣此嵊之所守也侯景之不能容簡文與太子明矣太子可去而不去不忍離其父也於景之棄未嘗屈意而同若必見殺雖百拜無益也神色怡然及於難而不改其度死生其命也忠孝其性也端凝尊重其道也既知必死則崛起於中若獻帝衣帶之詔高貴鄉公援戈之舉夫豈不可而太子不爲也既不欲爲則養晦以冀免於凶逆以俟外援亦一道也而太子抑不爲也臣子之道居身之節若是焉止矣過此則亂矣不欲自亂以喪己猶張嵊也此太子之守也二子之守君子之守也樂天者也安土者也俟命者也求諸己而不願乎外者也嗚呼使太子

早正乎位而得若嵊者以爲之輔朱异何能惑之侯景何能欺之高澄何能紿之而武帝耄以荒簡文弱而忌同姓諸侯叛君親而戕骨肉太子雖儲貳之虛名張嵊守貧弱之僻郡居無可爲之地雖有可君可相之道而無能爲也天亡梁也無能爲則不喪己而永爲君子焉已耳君子者知之審而居之安也生死也成敗也居之安者所不爲時勢亂也不亂而後可以安死可以安死而後可以貴生貴生而後可以善其敗善其敗而後可以圖其成故晉明帝可以折王敦謝安可以制桓溫氣先定神先凝也太子未履晉明之位張嵊不乘謝安之權而梁亡必矣下此則武

陵湘東郤陵而已矣柳仲禮韋粲而已矣雖矯舉以與徒況其亡而何裨焉國無君子則無以立信夫

元帝

元帝忌岳陽王詧而欲滅之遂失襄陽襄陽失而江陵之亡可俟矣及武陵王紀稱帝於成都復請於宇文泰使襲紀而成都又入於周則江陵未有不亡者非宇文能取之皆自亡也蜀亡江陵陷襄陽北折而爲宇文之先驅江左之能延數十年者幸也高齊未滅關中之勢未固宇文之篡未成故猶幸而存也夫地利非有爲者之所恃固已曹操據兗州四戰之地而制羣雄李勢譙縱據蜀而江東不

爲動搖雖然得地利而人不和地未可特人不和以内潰未有能保其地利者失地之利而後其亡也必也故非英雄特起覩天下無不可爲者則地利亦其所必爭梁元殘忍忿戾捐地利以授人而卒以自滅其明驗矣梁之不和以内潰非武陵岳陽之罪也元帝一起而即殺其弟慥矣殺其兄之子譽矣襲其兄綸矣殺其從孫棟矣武陵遣子圓照入援聽其節度而阻之於白帝圓正合衆以受署而囚之岳陽起兵而盡力以召侯景之大讎而亟戕其骨肉皆帝挾至不仁之情以激之使不相下也嗚呼帝即不念一本之愛而安忍無親抑思夫二王者一處襄陽一

處成都爲江陵生死之所自操者乎故不仁者未有能保其地利者也一念之乖而上流失咽吭奔困孤城以自斃舉劉弘陶侃以來經營百年之要地委之鮮卑亦憯矣哉江東四易主而不亡劉子業蕭寶卷之凶頑猶知地之不可棄而帝棄之如贅疣至不仁之人至於棄地利而極矣不恤己之死亡而奚有於兄弟邪

江陵陷元帝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或問之荅曰讀書萬卷猶有今日故焚之未有不惡其不悔不仁而歸咎於讀書者曰書何負於帝哉此非知讀書者之言也帝之自取滅亡非讀書之故而抑未嘗非讀書之故也取帝之所讀

者而觀之揆索駢麗攢集影迹以誇博記者非破萬卷而不能於其時也君父懸命於逆賊宗社垂絲於割裂而晨覽夕披疲役於此義不能振機不能乘則與六博投瓊耽酒漁色也又何以異哉夫人心一有所倚則聖賢之訓與足以錮志氣於尋行數墨之中得纖曲而忘大義迷影迹而失微言且爲大賊之資也況百家小道取青妃白之區區者乎嗚呼豈徒元帝之不仁而讀書止以導淫哉宋末胡元之世名爲儒者與聞格物之正訓而不念格之也將以何爲數五經語孟文字之多少而總記之辨章句合離呼應之形聲而比擬之飽食終日以役役於無益之較訂

而發爲文章侈飾駢排偶以爲工於身心何與邪於倫物何與邪於政教何與邪自以爲密而傲人之疏自以爲專而傲人之散自以爲勤而傲人之惰若此者非色取不疑之不仁好行小慧之不知哉其窮也以教而錮人之子弟其達也以執而誤人之國家則亦與元帝之兵臨城下而講老子貫濟善之虜騎渡江而參圓悟者奚別哉抑與蕭寶卷陳叔寶之酣歌恆舞白刃垂頭而不覺者又奚別哉故程子斥謝上蔡之玩物喪志有所玩者未有不喪者也梁元隋煬陳後主宋徽宗皆讀書者也宋末胡元之小儒亦讀書者也其迷均也或曰讀先聖先儒之書非雕蟲之

此固不失爲君子也夫先聖先儒之書豈浮屠氏之言書爲讀誦而有功德者乎讀其書察其迹析其字句遂自命爲君子無怪乎爲良知之說者起而斥之也乃爲良知之說迷於其所謂良知以刻畫而髣髴者其害尤烈也夫讀書將以何爲哉辨其大義以立修己治人之體也察其微言以善精義入神之用也乃舉讀者有得於心而正之以實者鮮矣下此而如太子宏之讀春秋而不忍卒讀者鮮矣下此而如穆姜之於易能自反而知媿者鮮矣不規其大不研其精不審其時且有如漢儒之以公羊廢大倫王莽之以譏二名待匈奴王安石以國服賦青苗者經且爲

茲而史尤勿論已讀漢高之誅韓彭而亂萌消則殺親賢者益其忮讀光武之易太子而國本定則喪元良者啟其偏私讀張良之辟穀以全身則鑪火彼家之術進讀丙吉之殺人而不問則怠荒廢事之陋成無高明之量以持其大體無斟酌之權以審於獨知則讀書萬卷止以導迷顧不如不學無術者之尚全其樸也故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志定而學乃益未聞無志而以學爲志者也以學而游移其志異端邪說流俗之傳聞淫曼之小慧大以蝕其心思而小以荒其日月元帝所爲至死而不悟者也惡得不歸咎於萬卷之涉獵乎儒者之徒而效其卑陋可勿

晉哉

敬帝

義以生勇勇以成義無勇者不可與立義猶無義者不可與語勇也王僧辯非不知義者元帝使之攻湘州殺蕭棟而不從身建平賊之大功受大任而鎭京邑可以有爲之資也高洋遣邢子才帥一旅納蕭淵明使爲梁主淵明非武帝之子孫而挾異類以闖入使其成也則蕭督附庸於宇文淵明述職於高氏中分梁國效臣妾於二虜此王僧辯肝腦塗地以報宗社而爲中原留一綫之日也僧辯既遣裴之橫禦之於東關亦已知敬帝已正位爲君而淵明

為賊矣乃之横敗死遂屈節而迎淵明以入何其餒也夫高氏方與宇文爭存亡之命不能乘釁以窺梁明矣其以偏師奉淵明而入直戲焉耳邢子才雕蟲之士據長江而待其斃也有餘顧乃震掉失守廢君奉賊惟虜志之是徇卒以此受大惡之誅授首於陳霸先爲千古笑則何如仗節臨江以與高洋爭一旦之生死乎無勇之夫義不能固而身名俱毀不亦傷哉故未知義者可使之知也知有義而勇不足以決之然後明君不能爲之鼓厲信友不能爲之獎掖陷於大惡以亡身故曰勇者天德也與仁智並峙而三也

法先王者以道法其法有撥道者矣法其名並非其法矣道者因天法者因人名者因物道者生於心法者生於事名者生於言言者南北殊地古今殊時質文殊尚各以其言言道言法道法苟同言雖殊其歸一也法先王而法其名唯王莽宇文泰爲然莽之愚劉歆導之泰之僞蘇綽導之自以爲周官而周官矣則將使天下後世譏周官之無當於道而謂先王不足法者非無辭也名固道法之所不存者也泰自以爲周公逆者喪心肆志之恆也綽以泰爲周公諂者喪心失志之恆也李彌趙貴獨孤信于謹侯莫陳崇何人斯而與天地四時同其化理悲夫先王之道陵

夷亦至此哉高洋之篡也梁陳之偸也宇文氏乃得冠猴
舞馬於鬭中而飾其猾譏以欺世非然則王莽之首剏於
新莽其免乎以道法先王而略其法未足以治以法法
先王而無其道適足以亂以名法先王而並失其法必足
以亡秦之不亡時不能亡之也至於隋革秦之妄因時以
命官垂千餘年有損益而弗能改循實之效可睹矣周禮
六官有精意焉知之者奚有於法而況名乎
權臣國之蠹也而非天下之害也小則擅而大則簒聖人
豈不慮焉而於經之文無防制權臣之道胡氏傳春秋始
惴惴然制之如檻虎柬人猜忌之習卒以自弱而授天下

於異族使孔子之意而然也則爲司寇攝相事七日以誅三桓爲政而何患乎陪臣執國命何憂乎庶人之議也故知胡氏之傳春秋宋人之私非聖人之旨也岳侯之死其說先中於庸主之心矣自晉東渡以來王敦始逆桓溫繼之代有權臣而司馬劉蕭之宗社以移其逆未成而稱兵構亂者王恭殷仲堪劉毅沈攸之蕭穎胄皆慨起以興京邑相競然而兵屢亂國屢危而百姓猶能相保亂民無掠奪之慘禍強無流離之苦則禍止於上而下之生遂不斃也非其世族與其人勳不秉朝權非秉朝權不生覬覦草野非無桀驁之雄擱伏下風而固不敢騁也至於族異

之亂羊侃卒韋粲死柳仲禮無能而敗蕭氏子孫分典州郡相尋自賊而梁無虎臣於是而陳霸先以吳下寒族崛起卑官糾合粵嶠之民起救國難王僧辯資之成功於是而建業荆江北府三吳之牧守皆倒授其權於山谿峒蠻之豪國無世族尊貴居中控外之大臣而崛起寒微如霸先者駸駸爲天子矣其次則分州典郡擁符分閫爲重臣矣然後權移於下窮鄉下邑之中有魁磊梟雄之士皆起然自命曰丈夫何所爲而不可成哉故周迪留異熊曇朗陳寶應奮臂以興乃至十姓百家稍有心機膂力者皆嘯聚其閭井之人乘隙揭竿耰鉏以互相掠奪於斯時也彊

我自投於鋒刃弱者坐受其刃鈇而天下之亂極矣弗待
有建威銷明衛社稷安生民之大臣如劉宏陶侃謝元桓
道濟沈慶之之流也即有王敦桓溫劉裕蕭道成之權姦
執魁柄以臨之亦安至是哉以在下之義而言之則寇賊
之攘爲小而篡弒之逆爲大以在上之仁而言之則一姓
之興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故明王之涖臣民也定
尊卑之秩敘忠禮之教不失君臣之義而未嘗斤斤然畏
專擅以削將相之權子孫賢何畏於彼哉其不肖也則甯
與天下於廟堂而不忍使無知赤子窺竊弄兵以相吞齧
也爲之未造三桓之子孫既弱陽虎公山不狃狂興而爲

國多盜孔子傷之矣徒以抑彊臣爲春秋之大法乎故以
知胡氏之說宋人之陋習也

讀通鑑論卷十七終